『中國學』第64輯 (2018.09)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18.64.64.9
pp.165-177 ISSN : 1229-9618

副词“简直”的语法化研究

주기하*

【目 录】

1. 引言
2. ”简直”的句法及语义演变
3. 副词”简直”的虚化机制
   1) 重新分析
   2) 隐喻
   3) 概念整合
4. 结语

【摘要】

本论文運用語法化理論，從曆時角度分析探討了“简直”的语法化過程，分析了起主要作用的虚化机制，同時還考察了形容词“简直”、方式副词“简直”及语气副词“简直”之间的演变联系。当形容词“简直”的位置发生变化时，即前置于相邻形容时，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会获得状语功能，用来修饰形容词谓语、动词谓语。形容词“简直”的语义特征，经过隐喻机制的作用，由空间域映射到方式域，形成方式副词。构成“简直”的“简”和“直”通过概念整合生成“完全”语义，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及主观化的发展，由“完全”义衍生出夸张语气，从而形成语气副词。同时，对于“简直”的演变过程，既往研究的意见存在分歧，通过考察，本文整理出呈并列状态的两条虚化链。

【关键词】语法化；重新分析；隐喻；概念整合；简直。

* 충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부교수 (mailingzhu@hanmail.net)

1. 引言

“简直”作为一个高频副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相当普遍。“简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表示完全如此,语气带夸张”。如“屋子里热得简直待不住了”、“街上的汽车一辆跟着一辆，简直没个完”。而《现代汉语八百词》里的解释也大同小异，认为“简直”强调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此，含夸张语气。但其实“简直”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语气功能的，而是在历时层面上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

(1) 王劭志在简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唐《史通》
(2) 天下道理自平易简直。宋 《朱子语类》
(3) 简直还叫他们带了一面镗锣，一副鼓板，做足了样子。清 《黄绣球》
(4) 你儜那里不行个方便，这个简直是作好事！清《济公全传》
(5) 被人家夺了去，这一气真非同小可，简直气出癥胀病来。清 《官场现形记》

(1)中的“简直”作为一个由“简”和“直”构成的联合结构的形容词词组，表示“简朴正直”；(2)中的“简直”是形容词，表示“简单直白”；(3)-(5)中的“简直”都是副词，其中(3)中的“简直”是方式副词，意思是“干脆”、“索性”，(4)中的“简直”是语气副词，修饰谓语“是作好事”，表示“实在”义，(5)中的“简直”也是语气副词，表示夸张语气，相当于“几乎”。那么，在历时层面上，表示“简单”的形容词“简”和表示“直接”的“直”组合之后，为什么能够表达夸张？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语法化过程，又有哪些机制起了主要的作用？

既往研究存在下面一些问题。首先，在形容词“简直”的形成时期上，既往研究意见不太一致。魏兆惠、宋春芳(2012：31)认为“简直”的形容词用法最早可见于唐宋时期。而焦一和(2012:109)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简直”的形容词用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并列举了下列例句：

(6) 汉高祖度阔而网疏，故后世推诚而简直。杨泉《物理论》[1)]

焦一和(2012:109)将(6)中的“简直”解释为“简朴质直”，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尚待商榷。因为前半句里的“度阔而网疏”中的“度阔”与“网疏”构成并列关系，后半句里同样由“而”连接的“推诚”与“简直”构成并列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推诚”意思是“推崇真实”，是一个动宾结构，那么“简直”如果是形容词，则不可与动宾结构的“推诚”通过“而”连接，构成并列。所以此处的“简直”也应该是动宾结构。这是因为，“简”除了形容词功能以外，还有动词功能，可以解释为“选择”或“分辨”，考虑与前句的语义对应关系，(6)中的“简直”可以解释为“固守正直”。所以将(6)中的“简直”看作形容词的看法比较牵强。因此我们认为，像这种确

1) 该例句出现在下列语段中：“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糾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貴理。”

定性不强、依靠仅有的一个例句来断定“简直”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主张，缺乏客观依据的支持。相反，将形容词“简直”的出现时期定在有一定使用频率的唐代，就减少了争议。

其次，在“简直”的语义演变上，有关语气副词“简直”的来源问题上没有定论。吴德新(2007)、许井岗(2011:49)等研究认为语气副词“简直”源于方式副词“简直”，而魏兆惠、宋春芳(2012：33)则认为形容词“简直”应该是语气副词“简直”的直接来源，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没有提供客观根据。我们的疑问是，如果语气副词是由方式副词发展而来的，“直接”义是如何衍生出“完全”义的呢？这之间似乎没有直接语义联系，对此既往研究并没有给出答案。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本文将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以语法化理论及认知理论为根据，力争实现以下几个主要研究目标：第一，梳理“简直”的虚化过程；第二，分析该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虚化机制：具体说来，考察“简直”是如何获得充当副词的句法功能的，以及如何获得表示夸张等语气的语义功能的；第三，阐明“简直”各语义间的联系。

2.“简直”的句法及语义演变

“简直”是由“简”和“直”组合而成。

“简”最初是个名词，意思是“竹简”，是用来书写的工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筒, 碟也, 从竹简声, 古限切”。“简” 的基本义是指古代用于书写的狭长竹片。当人们在书写文字时出于省俭的考虑, 就会从“简” 的本义“用于书写的狭长竹片” 中引申出较抽象的“简约”、“简单”等含义和用法。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曾指出, “简者约而用之, 故为省约”。[2] 在现代汉语中，“简”的形容词用法更为普遍， 主要表示“简单”。

而“直”本为动词，义为“不弯曲”，与“曲”、“枉”相对。[3]《说文解字》解释为：“直，正见也”。后用作形容词，意义抽象化为“线形正的，不弯曲的，不迂回的”。[4]付文萍(2011:22)指出“直”由动词性“正视”义分别引申出副词的“不断、持续”义，以及形容词的“不弯曲的、正义的、不断的”之义。于立昌(2016:90)将现代汉语“直”的义项整理为：①放在动词之前，说明动作频繁地、不间断地进行或发生。②“直”与“到”连用，说明动作或状况从时间、空间范围的某一点起到某一点止是持续发生或存在的。

(7) 清廉<u>简直</u>，奉法爱人。唐《白氏长庆集》
(8) 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u>简直</u>而多逆。唐《群书治要》
(9) 晋书刑之本在于<u>简直</u>，故必审名分。唐《晋书》

在萌芽时期，形容词“简直”在句法上主要充当谓语、宾语。比如，(7)-(9)中的“简直”都

2) 吴德新(2007:52)。
3) 于立昌(2016:91)。
4) 王雅静(2017:24)。

是主谓结构中的谓语，(7)中的“简直”与形容词“清廉”构成并列结构，作被省略的主语的形容词性谓语。(8)中的“简直”与形容词“多逆”构成并列关系，由“而”连接。(9)中的“简直”作“在于”的宾语。唐代“简直”主要表示“简单直白”或“简朴正直”。相比唐代，宋代“简直”的用法逐渐丰富了起来。

(10) 师凡示学徒，语多简直。宋《五灯会元》
(11) 蜀公性真纯，暮年文字尤简直，不甚经意。宋《避暑录话》
(12) 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爲直，此理最简直。宋《栾城集》
(13) 故其辞语繁重，序事过详，不若《春秋传》之简直精明，浑厚遒峻也。宋《述<国语>》
(14) 此心不倾险，不粗戾，自是平易简直。宋《朱子语类》

在宋代，“简直”位于副词之后接受副词修饰的例句大量存在，这表明“简直”已然形容词化了。比如，(10)-(12)中的“简直”在句中作谓语，分别接受副词“多”、“尤”和“最”的修饰。(13)-(14)中的“简直”分别在句中作谓语和宾语。值得注意的是，“简直”与其他形容词并列搭配时，位置比较自由，可前可后，在(13)中位于形容词“精明”的前面，而在(14)中则位于形容词“平易”的后面。

元明时期的“简直”仍然继承了这些主要用法与语义。

(14) 龟年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言。元《宋史》
(15) 喜爲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元《吴中旧事》
(16) 迁之辞，雄健简直，足称一家。元《策要》
(17) 简直之性，似与世寡交，和易之怀，则与物无忤。明《太史升庵全集》
(18) 其辞简直，有汉魏之风，而文集不载。明《升庵诗话》

在清代，“简直”的副词用法非常普遍。

(19) 简直的说罢，既要打，可别心虚，绝没有哼哈字。清《狐狸缘全传》
(20) 我告诉你二位说罢我简直不愿意溷了。清《济公全传》
(21) 被人家夺了去，这一气真非同小可，简直气出臌胀病来。清《官场现形》

(19)中的“简直”作为谓语“说”的方式，用来修饰“说”，“简直的说”可以解释为现代汉语里的“直截了当地说”。(20)-(21)中的“简直”都是语气副词，都表示一种夸张语气，前者可以解释为“实在”、“完全”，后者可以解释为“几乎”。

可以看出，“简直”的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本章中我们仅对其做出了简单的梳理，至于形容词与方式副词、语气副词之间的演变关联，将在第3章中通过具体分析，导出结论。

3. 副词“简直”的虚化机制

在本章中，将围绕虚化机制，集中考察两点：“简直”是如何获得各种副词功能的，及如何衍生出夸张语义的。

1) 重新分析

Langacker把重新分析(reanalysis)定义为：“一个或一类表达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不包括它任何直接或固有的表层显现的修饰关系”。[5] 指一个可以分析为(A, B)C的结构，经过重新分析后变成了A(B, C)，比如：

(22) a. 凑得够/数 (动宾结构，“凑”重读)
b. 凑得/够数 (动补结构，“够数”重读)

(22a)到(22b)的结构转变是一种重新分析，它发生在汉语的共时平面。在汉语的历时平面，重新分析也都缘于短语内部关系的这种不确定性。[6]

我们认为，在“简直”的词汇化过程中，重新分析机制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将通过例句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23) 夫佞邪之言，柔顺而有文；忠正之言，简直而多逆。唐《群书治要》
(24) 此心不倾险，不粗戾，自是平易简直。宋《朱子语类》
(25) 经义固常简直明白，而未尝不爲说者迂回汩乱而失之弥远也。宋《诗本义》

(23)中的“简直”与形容词“多逆”构成并列关系，由“而”连接，足以表明“简直”是个形容词。(24)中的“简直”位于形容词“平易”之后，只能看作形容词。相比(23)、(24)中的“简直”，(25)中的“简直”存在重新分析的可能性。由于“简直”由于位于“明白”之前，从而产生了两种解读法，其一是，“简直”与形容词“明白”构成并列关系，前者表示“简单直接”，后者表示“明了清晰”，二者都用来表示主语“经义”的通透性，此时“简直”是形容词；其二是，“简直”作为副词修饰谓语“明白”，构成状中关系。

据此，我们可以将重新分析下的“简直”的虚化过程整理如下：

5) 参考梁银峰译(2008:61-62)。
6) 李永(2014:192)。

第一阶段 S+A简+A直 ("简直"：词组)

第二阶段 S+ 简直+ A ("简直"：形容词)

并列结构

第三阶段 S+简直+ A ("简直"：形容词/副词)

并列结构/状中结构

第四阶段 S + 简直+ A ("简直"：副词)

状中结构

<图1> 重新分析与"简直"

在重新分析作用下的"简直"的四个语法化阶段中，其中第三阶段是语法化的过渡阶段， 在这一阶段既可以将"简直"和其后的形容词看作是并列关系,也可以通过重新分析将其看作是状中关系。除了位于形容词前，"简直"还有一种可能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位置是位于动词之前时。

(26) 简直无悦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论。宋《欧阳修集》

(26)中的"简直无悦耳之言"是指很直白，且没有动听的语言，即语言很朴实无华。其中的"简直"在句中与形容词"新奇"构成呼应关系，一般看作是形容词；但同时由于"简直"位于动词结构之前，因此存在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可能性。7)

纵观"简直"的句法功能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原本可以由"与"相衔接的形容词"简直"和另一个形容词，不再用"与"来衔接，而且在语序上表现为"简直"前置，即呈现"A简直+A2"。也就是说，随着句法的变化，"简直"由在句尾作形容词性谓语，而转移到状语位置。8)

当"简直"通过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获得状语功能之后，在句法上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点特征："简直"与邻位形容词之间不可添加连词"而"；"简直"与另外的形容词的关系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修饰与被修饰关系。

2) 隐喻

7) 本文在此并不是主张(25)和(26)中的"简直"是副词，而是为了说明这两种位置的"简直"存在被重新分析为副词的可能性。

8) 李计伟(2007)及个别既往研究也注意到"简直"的位置变化，遗憾的是缺乏详细的论证过程，本文采用语法化理论中的"重新分析"原理将该过程加以还原。

隐喻(metaphor)是指根据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以及从基本的、一般是具体的意义转变为更为抽象的意义。隐喻过程是跨概念界限的推理过程，一般通过从一种域到另一种域的“映射”或“联想跳跃”这样的词语来指称。这种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类推或象似关系的诱发。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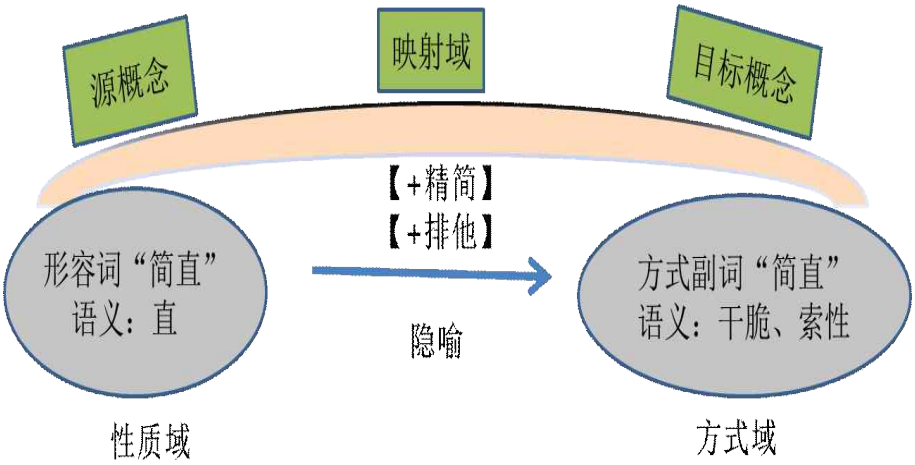
表示“简单直白”或“简朴正直”义的形容词“简直”，经过进一步虚化，引申出方式副词“简直”的“直接”、“干脆、索性”义，隐喻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形容词“简直”的语义逐渐偏重于“直”字，“简”字的语义已经非常淡薄。10)因此我们在此可以着重分析“直”字的隐喻过程。而“直”字可以表示方式，比如表示走路时不改变方向，可以用“直行”来表达。“直”表示不改变方向和路线的这种空间语义特征，经过隐喻机制的作用，从空间域”映射到方式域，就衍生出“直接”、“干脆、索性”义。而这些语义都是“直接了当”的意思，也就是说不通过其他途径，或者说避开其他一切方法、途径，采用某一种特定的方式。

(27) 那家人此时简直也躺了下来，一手挡着枪梢，一手拿着烟签子，拨那斗门上的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28) 你我还等什么，简直咱们到各处探探去。《济公全传》
(29) 您简直也弃暗投明吧，在镖行做一分事情，当山大王哪有好下场呢？《三侠剑》
(30) 明天你不要到观音庵这儿来呢，你就简直直到我家去吧。《三侠剑》
(31) 黄天化一想：“我何必等着他睡了行刺呢，简直下去亮刀把他杀了就完了。”《济公全传》
(32) 简直还叫他们带了一面锣鼓，一副鼓板，做足了样子。《黄绣球》

(27)-(32)中的“简直”都表示“干脆”、“索性”。11)(27)中的“简直也躺了下来”是说行为者排除了其他任何姿势，最终只“索性”采取了“躺”这一姿势，即将可取的姿势精简到“躺”上，因此“简直”里包含【+精简】、【+排他】的语义特征。(28)中的“简直咱们到各处探探去”，意思是不再等待，也不再采取除了“探探”以外的任何一行动。而相比(27)-(28)，(29)-(32)中的“简直”的语义离目标概念更近，【+直接】这一语义特征也更明显，可以解释为“干脆”、“索性”。

9) 梁银峰译(2008:104)。
10)同样属于“简形容词+X形容词”，表示“简单直接”的“简直”词汇化为一个副词，可以无需加“地”直接修饰谓语，而诸如“简朴(意为简单朴素)”、“简洁(意为简单洁净)”、“简单(意为简单单纯)”、“简明(意为简单明了)”、“简易(意为简单容易)等却没有这种用法，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简直”属于语义后倾向型词汇，换言之，方式副词“简直”的主要语义来自“直”的义项。而“直”可以作为一种方式，因此无需添加标记，就可以直接做状语。而上列中的“朴”、“洁”、“单”和“明”表示结果、性质，相比而言不易做状语来修饰谓语。
11)现代汉语的方言中仍然存在“简直”表示“干脆”、“索性”的用例。参考《现代汉语词典》。



<图2> 隐喻与"简直"的虚化

3) 概念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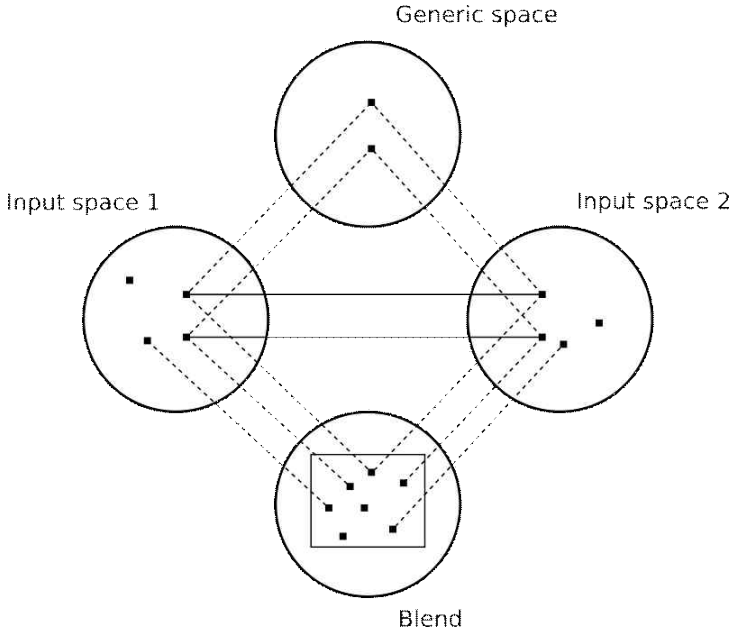
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Integration/Blending Theroy)也叫概念融合或概念合成理论，由Fauconnier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概念整合”是人类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择地提取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概念结构的一系列认知活动。[12] Fauconnier & Turner(2002)指出人们是通过概念整合来理解生活的物质世界、心智世界和社会世界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沈家煊(2006)认为，例如复合构词“甘苦”，知道“甘”的意思，也知道“苦”的意思，不一定知道“甘苦”的意思，“甘苦”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意义不能完全靠组成成分推导出来，“整合”能够突出这种整体性。[13]

Fauconnier&Turner(2002)提出了四空间论，并指出概念整合是在四个基本空间中进行的：

类属空间 (Generic space)
输入空间1 (Input space 1)
输入空间2 (Input space 2)
合成空间 (Blending space)

Fauconnier & Turner(2002:48)将这四个空间的关系用下面图示加以描述：

12) 吴为善(2011:248)。
13) 袁嘉(2009:245)。



<图3> 概念整合图示

类属空间向两个输入空间映射，整合反映出输入空间共同的、常见的、抽象的组织与结构，规定核心跨空间隐喻；输入空间映射具有部分与选择的属性，当输入空间I与输入空间Ⅱ部分地投入到合成空间后通过“组合”、“完善”和“精致”三个彼此关联的心智认知活动的相互作用产生创新结构(Emergent Structure)，在创新结构中完成意义的产生。[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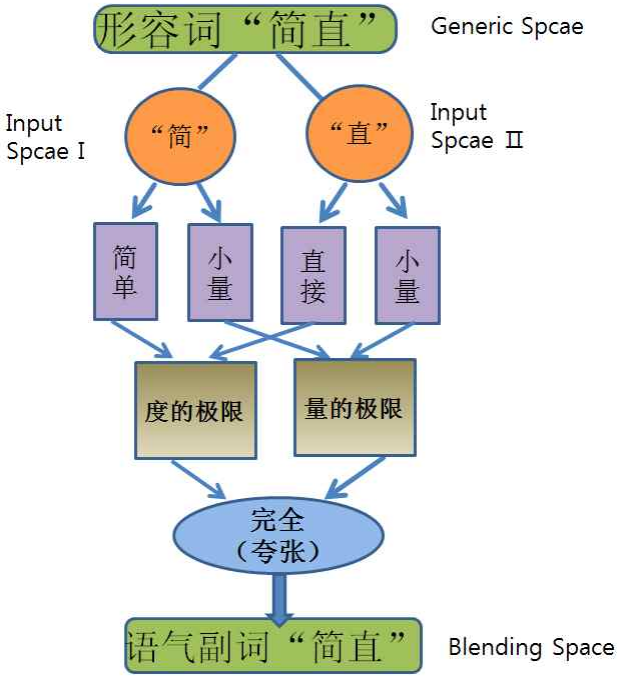
朱怀(2011:40)指出概念整合是心理空间之间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操作，概念整合由输入空间、共有空间和整合空间组成整合网络，空间之间能进行跨空间的对应连接映射，输入空间的部分结构会选择性投射到整合空间，整合空间通过整合形成整合结构。因此，整合是一个由心理空间之间的映射和投射构成的整合空间网络。[15]

我们在上一节中探讨了表“简单直接”义的形容词“简直”到表“干脆”义的方式副词“简直”的虚化过程，李计伟(2007:20)认为“简直”的“直截了当”义可以衍推出“完全”义，我们认为二者之间没有直接性的语义联系。我们的立场是，形容词“简直”到表夸张的语气副词“简直”的虚化，是通过概念整合完成的另一条渠道。

---

14) 吴为善(2011:248-255)。

15) 概念整合借鉴了隐喻的跨概念域的映射方式，认为意义的构建是不同心理空间的成分和关系的映射。映射原来是数学术语，指两个集合之间存在的对应关系，如y=F(x)指集合x和y之间存在的对应规则F，集合x中的任一成分在集合y中都存在唯一的对应关系。概念整合用数学中的映射原理来分析两项和认知过程，也是借鉴了Nunberg(1978)的语用功能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类能够通过心理、文化等语用关系在不同性质的客体之间建立联系。在吸收概念隐喻的映射模式和Nunberg语用理论基础上，整合理论通过心理空间之间概念与概念的认同、对应和匹配关系来构建映射关系。Nunberg(1997:9-13)将映射进一步细分为三类：投射映射、语用功能映射和图式映射。引用自朱怀(2011:16)。



<图4> "简直"的概念整合过程

位于类属空间中的形容词短语“简直”是由独立的“简”和“直”构成，输入空间Ⅰ中“简”的语义特征可以归纳为【+简单】、【+小量】，输入空间Ⅱ中“直”的语义特征可以归纳为【+直接】、【+小量】，通过概念整合过程，“简单”与“直接”整合出“度的极限”，“小量”与“小量”整合出“量的极限”，“度的极限”与“量的极限”又可以整合出“完全”，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及主观化的发展，“完全”义衍生出夸张语气，而这正是语气副词“简直”的基本功能。

4. 结语

本论文以语法化理论和认知理论为依据，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简直”的虚化过程，分析了其虚化机制，并阐明了“简直”的各语义之间的关联。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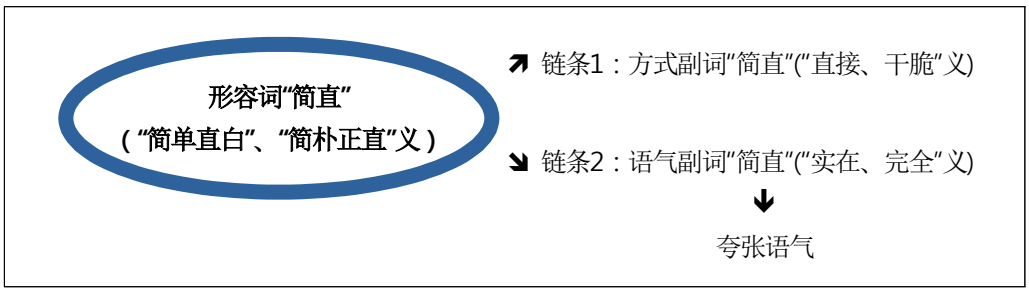
第一，“简直”的形容词用法大致萌芽于唐代，语义为“简单直白”或“简朴正直”，在句子中主要充当谓语或宾语。随着“简直”的位置的改变，即前置于相邻形容时，在重新分析机制的作用下，获得状语功能，用来修饰形容词谓语、动词谓语。这就是“简直”的副词功能形成。

第二，形容词“简直”的语义逐渐偏重于“直”字时，“直”表示不改变方向和路线的这种空间语义特征，经过隐喻机制的作用，凸显出【+精简】、【+排他】的语义，并由空间域映射到方式域，使得“简直”衍生出“直接”、“干脆、索性”义。而这些语义都是“直接了当”的意思，

也就是说不通过其他途径，或者说避开其他一切方法、途径，采用某一种特定的方式。这就是方式副词“简直”的形成。

第三，语义特征为【+简单】、【+小量】的“简”与语义特征为【+直接】、【+小量】的“直”，通过概念整合，“简单”与“直接”整合出“度的极限”，“小量”与“小量”整合出“量的极限”，“度的极限”与“量的极限”又可以整合出“完全”，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及主观化的发展，“完全”义衍生出夸张语气，这就是语气副词“简直”的形成。。

第四，对于“简直”的演变过程，既往研究的意见存在分歧，通过考察，我们认为在“简直”的语法化阶段，演化语义链并非是单一的，而是两条虚化链呈并列状态，即：



<图5> “简直”的虚化链

【参考文献】

付文萍，〈“一直”的语法化与词汇化〉，《语言应用研究》，2011年第6期.
焦一和，〈浅析副词“简直”的演变及语义〉，《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李福印编著，《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李计伟，〈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词语语法化研究－以“尽管”和“简直”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7年第1期.
李　永，《汉语动词语法化的多视角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99.
吴德新，〈语气副词“简直”的多角度考察〉，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吴为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王雅静，〈“简直”的语义量级标记作用及教学建议〉，《宁夏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魏兆惠、宋春芳，〈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简直”“剪直”和“箭直”〉，《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许井岗，〈语义结构和“简直”的语义分析——兼论邳州方言的“直搁”或“简直搁”〉，《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
于立昌，〈时间副词“一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袁　嘉，〈“早晚”的词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
曾　妮，〈“简直”在近代汉语文献中的分布及语义演变〉，《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朱　怀，〈概念整合与汉语非受事宾语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Paul J. Hopper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Second Edition)，*Grammatica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梁銀峰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商务印书馆，2012.
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汉语语料库：http://ccl.pku.edu.cn/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语法化, 重新分析, 隐喻, 概念整合, 简直
	영문	Grammaticalization, Mmetaphor, Reanalysis, Conceptual integration, Jianzhi

A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adverb “Jianzhi(简直)”

Zhu, Ji-Xia

As an adverb with high frequency of usage, “Jianzhi(简直)” is widely us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unsolved in the past.

Based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s dur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Jianzhi”. and clarifi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eanings of “Jianzhi”.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ly, When “Jianzhi” is located before other adjectives, it obtains the adverb function through reanalysis mechanism, and modifies adjective predicate and verb predicate.

Second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taphor mechanism, the semantics of “Jianzhi” is mapped from spatial domain to mode domain. And “Jianzhi” derived the meaning of “fearfully”.

Thirdly, through conceptual blending process “Jian” and “Zhi” generated the meaning of “completly”.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주기하 / 朱紀霞 / Zhu, Ji-Xia		
	소 속	충북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Em@il	mailingzhu@hanmail.net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8년 08월 15일	심 사 일	2018년 08월 25일
	수 정 일	2018년 09월 15일	게재확정일	2018년 09월 22일